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二 年

第 四 十 二 號

第一三六及一三七次會議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紐 約 成 功 湖



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 正式紀錄

第二年

第四十二號

第一百三十六次會議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四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Mr. A. LÓPEZ（哥倫比亞）。

出席：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中國、哥倫比亞、法蘭西、波蘭、敘利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一五三．臨時議事日程（文件 S/357）

- 一．通過議事日程。
- 二．意大利外交部長一九四七年五月七日致秘書長函（文件 S/355）¹。
- 三．希臘問題：

（甲）一九四七年五月七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致秘書長函（文件 S/347）²。

（乙）一九四七年五月五日希臘邊界事件調查團團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文件 S/343 及文件 S/341, S/342, S/345）提論電報中所解釋之情形³。

一五四．通過議事日程

主席：吾人案前陳有臨時議事日程一份。如無異議，本席即認為全體一致通過該項議程。

Colonel HODGSON（澳大利亞）：我國政府認為第二項不應列入安全理事會議事日程，其理由與本人前次就匈牙利請求加入聯合國問題

所提供本理事會之理由相同¹。

澳大利亞代表團之意，此項申請完全不合規則。理事會原不應收取此項申請，亦不應置議，自無將此項問題列入議事日程之理。

茲簡述其理由如下：前大會所設，職在審議議事規則之特別委員會將於星期一舉行會議，討論如何與本理事會所屬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俾就新會員國入會問題，商定雙方均能同意之條例，蓋吾人認為本理事會所制定之若干規則逾越理事會之權限範圍。例如，理事會議事規則第六十條稱，“安全理事會應決定該申請國是否為愛好和平之國家，且確能並願意履行憲章所載之義務”，而憲章第四條則謂“……經本組織認為”——即謂經大會認為——“確能並願意履行該項義務者”。

此外，吾人（即安全理事會）審議入會申請係以和平與安全為出發點。此祇係憲章所規定義務中之有限部份而已。

此外尚有法律問題。意大利和約，一如其他四國和約然，迄未經正式批准。在未正式批准以前，和約尚未發生效力。雖各該和約中皆設有條款，規定簽訂國應儘早批准該約，惟據吾人所知，各該和約無一經正式批准者。吾人復知，美國國會現正就批准意大利和約事而為審議，其進展極形迂緩。

關於會員國資格之整個問題依照憲章所

¹ 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補編第十二號附件三十三。

² 同上，補編第十一號，附件二十八。

³ 同上，附件二十七、三十、三十一、三十二。

¹ 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三十八號，英文本第八一二至八一四頁。

稱，係以所有國家主權平等之原則為根據；意大利一如其他前敵國然，仍為休戰協定之規定所拘束，此項規定限制意大利主權極嚴——外國軍隊仍駐防意大利——因此吾人認為理事會不能審議意大利入會申請。

此外尚有與上述原因渺不相涉之附帶問題，即依照大會決議案¹，本理事會首要責任為：在從事審議例如意大利請求入會申請以前，應先覆審前遭拒絕之申請。

各前敵國之發言人既已表示：一俟和約正式批准後，各該國擬申請加入聯合國，則安全理事會屆時自可就各該項申請一併審議。逐一處理，原有未當，倘將此類申請列入理事會議事日程自屬錯誤。

戰是之故，吾人反對是項議程，不能投票贊成此項議事日程。

Mr. EL-KHOURI (敘利亞)：澳大利亞代表所提論點非常合理，應予審議，惟本人以為審議澳大利亞代表所提各點，此際尚非其時。此事項雖已列入議事日程，惟議事日程迄未經通過。秘書長應將其依職責所收到之申請提交安全理事會，並應將申請列入議事日程。候議事日程通過後，吾人審議第二項目時，澳大利亞代表所持反對理由以及所論各節方能提出討論。

本人認為應先通過議事日程，蓋秘書長不能自行決定接受或不接受此類申請。此事應由安全理事會核奪。

主席：如無其他意見，本席即認為議事日程業經全體一致通過。

議事日程通過。

一五五. 討論議事日程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吾人既已通過議事日程，一部份理事或欲就意大利外交部長來文發表意見（意外長來文經列為議程第二項），本人建議：理事會進行討論議程第三項，希臘問題。今晨之會原為此項目的而召開，故本人認為第二項應候希臘問題審議完竣後始行討論。吾人固皆熟知理事會本擬於今晨討論希臘問題，希冀於今日就希臘問題而為最後決議。

此乃本人之提議。本人認為就事實而論，此項提議並無不合，蓋意大利外交部長來文到達

在後，自應列為議事日程第三項，而不應列為第二項。

郭泰祺先生(中國)：關於處理各國入會申請事，本人以為理事會原有一定程序可資遵循，理事會執行職務伊始，即已創立此項程序，行之既久，遂成定例。本人建議將本事項發交理事會所屬主管委員會，由該委員會詳細討論申請國資格，並向理事會提具報告。此係處理此類問題之成規。

主席：關於澳大利亞代表謂理事會應立即討論希臘問題，而將意大利申請入會問題留待以後討論之提議，或可由本席逕行裁定。

本席應說明：此次將意大利入會申請列入議事日程，並未預期理事會中有人欲討論茲事，蓋約計一月以前，於第一三二次會議當匈牙利請求入會申請書提出時¹，吾人當時亦據有一相似之問題。惟澳大利亞代表既欲就此項問題再行討論，則除理事會有任何異議，應行另論外，本席擬接受該代表建議，先行討論希臘問題。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倘將意大利政府所提申請交由審議各國入會申請之委員會辦理，則本人無異議。

安全理事會與新會員國資格審查委員會均不能審議此項申請之實體問題，蓋審議意大利申請之實質與審議匈牙利申請之實質同為審議聯盟國應與之締結並批准和約之國家之入會申請書整個問題之一部份。此係整個問題之一方面。吾人如同意將此項申請提交新會員國資格審查委員會，則該委員會可於適當時間予以審議。

Mr. KATZ-SUCHY (波蘭)：誠如主席所言，僅一個月以前吾人處理一件與意大利申請相同之申請。本人深信吾人前就匈牙利申請書所採程序可適用於此際提出之入會申請書。在新會員國資格審查委員會未就該項申請而為審查並將審查報告送呈本理事會以前，本人不明理事會如何能就該項申請為實體之討論。

因此本人正式提議，由理事會聲明收到意大利政府入會申請，並決議將此項申請送由新會員國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然後由該委員會於適當時間將審查報告送交安全理事會。

主席：除理事會決定主席之裁定應遭廢棄外，本席謹提議先審議希臘問題，然後討論意大

¹ 見大會第一屆會第二期會議所通過之決議案，決議案三十五(一)英文本第六一頁。

¹ 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三十八號。

利外交部長來函所提問題。

本席擬請理事會決定吾人究應即行討論議事日程第二項抑候希臘問題討論完竣後，始行審議。

郭泰祺先生(中國)：波蘭代表已就此事提出動議。

Mr. LAWford (英聯王國)：本人擬提出程序問題。本人久擬就貴主席之裁定發表意見。不悉可否容本人於此際略作數語。

主席：請即言之。

Mr. LAWford (英聯王國)：據本人所知，貴主席早已裁定吾人應先討論希臘問題。理事會曾否詰難主席之裁定？理事會既未否認主席之裁定，則貴主席之裁定自屬有效。

一五六．繼續討論希臘問題

阿爾巴尼亞代表 Mr. Kahreman Ylli，保加利亞代表 Mr. Athanassov，希臘代表 Mr. Dendramis，南斯拉夫代表 Mr. Krasovec 循主席請，分別就理事會席。

Mr. ATHANASSOV(保加利亞)：在討論議事日程所列問題以前，本人擬先聲言：某方誣我國政府態度為拒與理事會合作，企圖妨礙理事會工作，甚至謂吾人藐視理事會威信，茲事至堪惋惜。

關於此事，本人願披瀝陳言，以釋羣疑。保加利亞政府向極尊重聯合國暨其所屬機構。保加利亞人民以及保加利亞政府亟欲竭其棉力使聯合國建立世界和平與安全。保加利亞雖非會員國，惟始終遵從理事會就希臘事件所為之決議。本人願強調聲明吾人對於聯合國之信仰，以及吾人誠心合作之願望，絕非徒託空言。前者吾人與調查團衷心合作，祇此一端即足證此言為不虛。吾人將各種便利、交通及旅館設備供調查團使用；吾人復調集證人、傳譯員以應調查團之需求。吾人對調查團入保加利亞境，曾予以各種便利，且極力協助調查團工作。調查團團員離保加利亞時，曾對報界宣稱，對我國政府當局熱心合作，使調查工作獲得最大成效，表示感激。

此等事實具在，自不能謂保加利亞不願執行安全理事會決議。保加利亞駐日內瓦連絡員就輔助分團所作陳述在任何情形之下均不能解釋為拒絕合作。吾人之立場十分清楚，絕不容誤解。

吾人要求闡明輔助分團工作之目的及範圍自不能遂謂此舉為藐視安全理事會威信。本人深信吾人有權向安全理事會指稱：吾人以爲調查團並未遵照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決議案¹訓示輔助分團。調查團未訓示輔助分團執行輔助職務，反使其變為新團體從事調查將來可能發生之事件。吾人上次集會，比利時代表聲稱：就本案而言，倘有疑難情事，自無足異²。此言也，本人極表贊同。該輔助機關職權範圍究為如何，確有可疑之點，而解釋紛紜，尤令人莫衷一是。吾人之立場為：調查團在任何情況之下均不得命其輔助分團調查安全理事會所未據有之事件。調查團中有一部份團員似不以爲然。故吾人請求理事會闡明此項疑義自屬理所當然。

吾人既已竭誠與調查團合作，則吾人在日內瓦所持態度為：希臘問題某一方面業已結束，萬無重行調查之理。吾人前已言之，調查團報告書完成在即，此際自無須再設新調查團；細閱輔助分團之任務規定，即知授與此項權力事實上不啻設立新調查團。保加利亞於未請安全理事會釋明此事，就輔助分團之目的及職權範圍作權威之解釋以前，自不便贊成設立新調查團。

本人深信當安全理事會設立輔助分團時，其諒解為輔助分團不得代替調查團或取得調查團之地位及權利。換言之，理事會認為輔助分團不得變成第二調查團。觀於調查團四月二十九日向輔助分團所發訓示³，新設調查團似已成立。吾人之意以為此舉極不適當，並為解決此類事件之一種非常程序。

輔助分團留駐希臘，其職務安在？無非於必要時就業經調查之案件蒐集額外輔助情報，蓋各該案情雖經調查，然而仍缺少某項細節，或有某數點須予闡明，如證據含糊，應予鑑定，即其一例。似此情形，自可由留駐希臘之輔助分團就地順便提供所缺情報，不必由整個調查團專為此事往返希臘。然而蒐集情報應以已發生之事件為限，並非謂未來事件悉在其內也。

調查團因希臘旅館設備缺乏，乃轉往日內瓦。如調查團留駐希臘，則根本不需要輔助分團，而此種輔助分團即無須設立。如是則調查團既已查明希臘政府所提具之種種具體事實，當

¹ 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三十七號，第一三一次會議。

² 同上，第四十號。

³ 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補編第十一號附件二十六。

可開始就此等事實起草報告書，而調查團亦不須無期限等待新邊界事件發生，俾將新事件列入報告書。調查團既已着手起草報告書，遇必要時可以在一定範圍內就審議中之事實再行調查，俾獲得額外或更精確之情報。今調查團不在希臘，乃因技術上關係，將此項再就業經調查之案件蒐集額外情報之工作委諸特殊組織——即輔助分團。然而調查團經由特殊機構從事工作之事實並不改變其所從事之工作之性質。調查團應直接辦理之事，或應由輔助分團從事之工作並非重新從事調查，而係於必要時完成已經蒐集之情報。

關於此節，本人尙擬提出另一點。本人認為安全理事會應規定輔助分團執行職務之期限。此輔助分團不得無限期留駐巴爾幹。本人非常懷疑是否有任何主權國能容許一國際團體（姑不問其名稱與性質如何）無限期留駐其邊界，隨時進入其國境，傳召其官員，包括最高級官員在內。

此種情形在國際關係史上並無先例，且與解決國際爭端之慣例大相違背。吾人誓必執行安全理事會就希臘控訴所為之決議，決不食言。吾人本竭誠合作之精神執行此項義務，惟並未放棄主權。相信理事會通過四月十八日決議案時絕無意將保加利亞無限期置於輔助分團管制之下。

前理事會集議，法國代表就決議案草案提出修正案，當即解釋稱：擬行設立之輔助分團係一種臨時機構¹。理事會倘於此際授予輔助分團以廣泛不特定之職權，使其自行斟酌情形，調查在巴爾幹發生之任何事件，則該分團顯非臨時機構。果係如此，則吾人原先為求技術上之便利訂定程序方面之辦法，今所得者竟為一基本性質完全不同之機構。

復次，以程序問題為出發點而觀之，本人所不解者卻為：以後既有情報陸續送到，吾人又焉能接受調查團報告書，就其中所載事實而為討論評述。吾人必須訂定期限。吾人對於將來討論審議之事實，必須設定限制。此在任何法庭上均屬一種最基本之程序，本人深信理事會所採程序應與法庭程序相似，方合實用。每次解決爭端時，必須經過蒐集情報之步驟。繼此而起之程序

為審查及辨別事實，第二步驟為評定事實之法律意義。如果第一階段不能於一定期間內結束，則吾人永不能達到第二階段，遑論第三階段——所謂第三階段，即討論及評定調查團報告書。實際上蒐集事實情報之第一階段，早應於調查團離開希臘赴日內瓦時結束，蓋因蒐集事實情報應以希臘代表去年致安全理事會函中一一枚舉之具體控訴為限¹。舉凡上述控訴均經調查清楚。調查工作不應逾越此等控訴範圍外。此理至顯，毋待深論。

職是之故，本人認為理事會應當明定輔助分團之目標，尤應規定其工作期限。余意以為期限應以安全理事會開始聽取調查團報告之時為終期。否則吾人必將一無所成，蓋苟非如此，則理事會之工作隨時均有因新情報到達而中斷之可能，屆時又須重新開始討論。似此情形，實難期處務有成。

最後，本人願再度聲明：保加利亞政府從未拒絕與一真正執行輔助工作之團體合作。輔助分團如有充分理由要求進入保加利亞國境，我國政府自將允許該分團入境。然而本人不信理事會希望保加利亞政府承擔一種空泛而不確定之義務，許輔助分團就吾人所不知之事件，無限期在保加利亞調查。此種籠統含糊之義務不啻放棄主權，本人不信任何人將請求保加利亞放棄主權。

本人願再度聲明吾人準備與安全理事會以及其機構合作，然而吾人不能無限期接受範圍不確定之義務。

誠如本人所言，在吾人不能明悉吾人之義務究竟何在以前，理事會應就調查團賦予輔助分團之任務規定是否符合理事會決議案一問題而為審議。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頃提出決議案草案，內有關於輔助分團任務規定之建議²。本人擬候理事會討論此項決議案草案，並明定吾人應負義務之性質以後，再請主席准許本人發言，屆時定當說明我國政府立場。

Mr. LAW FORD (英聯王國)：英聯王國代表團業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五月十二日所發言論，詳加檢討。

依吾人所見 Mr. Gromyko 控訴之主旨似

¹ 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三十三號，英文本第七一三、七一四頁。

¹ 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補編第十號附件十六；補編第十一號附件二十；補編第十二號附件二十四。

² 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三十九號。

謂調查團四月二十九日所作決議為不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稱該輔助分團實際上並非一輔助分團而係一調查團，其職務權力與調查團自身同。

吾人之意，調查團所為之決定，並無任何特異或錯誤之處。依照安全理事會四月十八日決議案，該輔助分團經特別授權繼續完成調查團依照其任務規定委交該分團之職務。依照此項決議，就觀察當地情形而言，輔助分團似無不能賦有與調查團本身完全同等之權力之理。就事實而言，吾人若檢討輔助分團之任務規定，即知調查團實際上已就輔助分團之權力設定限制。依照吾人之見解，調查團所為至為適當，且符合理事會之決議。關於所謂調查團所為為不當一節，除 Mr. Gromyko 陳述中再三引用“自動”二字以外，吾人未聞任何確實之建議，證實其所為係屬不當。本人不知“自動”一詞何以被目為非常歪曲陰險。倘若該語意指絕對遵照理事會決議，本人實不知“自動”一詞含有任何誹貶之義。

其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又謂，調查團原祇為調查希臘代表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之事件而設。彼指陳調查團之任務規定不能涉及此刻尚無人預知之將來事件，此節自然非常明白。然而正如澳大利亞代表所稱，蘇聯代表繼後發言時又承認“依照安全理事會決議案，該輔助分團自可，並且應當，詳細調查希臘邊界地帶可能發生之事件”¹。關於此後一項陳述，我國政府完全同意。

茲附帶聲明本人完全不能接受保加利亞代表今晨就輔助分團工作範圍所作之解釋。關於此節，本人願提請諸君注意安全理事會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最後條款²。該最後條款稱：“請調查團提出其認為合理之建議，以便防止此等地帶邊境暴動及紛擾之重演。”是知理事會之本意顯欲使調查團就未來問題提供建議。既然如此，吾人倘於所稱肇端事件業已發生以後，以及理事會就調查團報告書採取行動以前，留有中斷期間，而在該期間內，邊境地帶又無戒備及安全

之可言自屬荒謬。無論如何，理事會四月十八日決議案已決定彌補此項缺陷，理事會固最高之權威當局也。

Mr. Gromyko 之演詞尚有另一論點。彼謂調查團四月二十九日通過關於輔助團體權力職務之決議案，此種行為是否有效，不無可疑，其所持理由為巴爾幹四國之連絡員未被邀參與討論。比利時代表於其推斷週密令人敬服之陳述中全部推翻此種理論，吾人此際亦無足以補充之點¹。

關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所持，調查團四月二十九日決議係屬錯誤之理論所本之法律或準法律之論據，吾人所欲言者祇此諸端而已。吾人認此種論點為謬誤，其理由業經說明。除此種論點外，我國代表團認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之演詞不足以證明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三國政府拒絕與輔助分團合作之態度為正當。

關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所提決議案之措詞，除理事會各理事已經提出之異議以外，吾人別無其他補足之點僅認為各理事所提異議至屬有當。該決議案第一項顯然提議稱：輔助分團應將各案件及各個邊界事件提交駐在日內瓦，或以後已離日內瓦，尚在大西洋途中或已抵達紐約長島之調查團。此項建議吾人認為似不實際。不論此項提案之目的何在，其效果必使理事會決議之整個目的悉行消失。

決議案第二項提議將輔助分團總辦事處設在雅典，此節吾人亦認為無當，不能接受。Mr. Gromyko 於其演詞中提示吾人，謂雅典為希臘之政治及行政中心。本人不擬宣讀調查團之任務規定以攪擾諸位理事，然本人固不覺其任務規定中有輔助分團總辦事處不得設在 Salonika 之規定——事實上適得其反。

我國政府擬接受調查團多數代表之意見，認為彼等之意見合理，彼等就地工作獲得實際經驗認為輔助分團總辦事處設在 Salonika 最為合適。我國政府實不知吾人有任何理由就此項問題改變調查團之決議，或者僅因為調查團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偏愛雅典，被其過半數以上同僚壓制，而於此重新討論已經在調查團中討論過之問題。

決議案草案第三項規定輔助分團應於調查

¹ 此項陳述係引用安全理事會第一三三三會議時所作之臨時譯文(文件 S/PV133)，而非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三十九號所載之正式譯文。

² 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第二十八號，英文本第一〇七頁。

¹ 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四十號。

團解散後停止活動。自然安全理事會此際尙未採取任何關於解散調查團之行動。將來時期到臨應當作此項決議時，本人不認為任何理事將堅持謂雖調查團本身業經解散，其輔助分團仍不得停止工作。此乃必然之理，因輔助分團原係調查團之輔助機構，輔助分團與其母體一同解散，惟依吾人所見，輔助分團之滅亡發生於理事會解散其母體之後。依照理事會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最後條款之規定，理事會得設立常設觀察團。倘吾人謂輔助分團與調查團同時解散，自然仍不能限制理事會使其繼續存在之權利，且倘若理事會願意設立與該輔助分團相仿之組織以代之，吾人此際所稱亦非限制理事會就此方面之權限之謂也。

無論如何，此項關於輔助分團存續期間之問題，夾雜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所作決議案草案之間，與決議案草案其他各節似乎不相稱。按該草案目的在證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認為調查團給與輔助分團某項吾人知悉之特別任務規定實屬謬誤。吾人均知此項任務規定中並未提及輔助分團之存續期間。

倘吾人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決議案草案第一、二兩項所提異議確實有據——我國代表團固深以為所提異議確有根據——則第四項之規定形同贅疣，蓋輔助分團之任務規定中並無與理事會決議案不符之處。

總之，除本人就第三項所作上述意見外，我國代表團擬投票反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所提決議案草案。

最後，本人願就巴爾幹關係四國之態度略作數語。

我國政府知希臘接受理事會四月十八日決議案，並未譴責調查團賦與輔助分團之任務規定。

至於其他三國，我國政府自阿爾巴尼亞連絡員之陳述中，獲悉阿爾巴尼亞認為無須設立輔助分團。關於此點，本人必須申明理事會固認為有此項需要，阿爾巴尼亞既參與討論此項問題，接受憲章所規定之義務，故此際祇應遵從理事會之意見。

就保加利亞而言，倘若本人了解其立場無誤，保加利亞僅擬依照其所列條件合作。

關於南斯拉夫方面，依我國政府所見，情形

比較嚴重，蓋南斯拉夫為聯合國會員國之一。南斯拉夫連絡員於其致調查團主任秘書函中宣稱“南斯拉夫政府未便接受(調查團之)決議案”¹。依吾人所見，此語不啻拒絕接受安全理事會決議。

惟吾人現自南斯拉夫代表五月十六日之演說²，以及今晨保加利亞代表之演詞中獲悉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亞兩國政府對於此項問題所持態度並未含有“不承認聯合國決議”之意，乃在請求理事會就某項決議是否有效之問題重予審查。是以吾人虔誠希望如果吾人討論之結果，理事會否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之決議案草案，則南斯拉夫政府——本人擬附加各其他有關政府——應遵守理事會之決議，不再堅持吾人認為有悖憲章第二十五條之態度。

Mr. KRASOVEC (南斯拉夫)：本人此際不擬對希臘政府代表於理事會前次會議時故意提出之控訴置答³。本人相信於討論調查團之報告書時始對各該控訴提出答覆比較合宜，且能避免重複。可否容本人僅此聲稱美國代表當時並未認為有中阻發言人之必要。

誠如南斯拉夫代表於五月十六日安全理事會會議時所稱²，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國聯邦政府繼續提出異議，南斯拉夫所提異議悉以完全尊重聯合國憲章之規定，及聯合國威信之維持唯賴吾人能嚴格遵守憲章之規定一信念為根基。

南斯拉夫代表團從未聲言本代表團不擬執行安全理事會之決議案，亦無為此項聲言之意向。然而吾國代表團固指稱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所作決議案違反憲章之規定，並且我代表團更認為理事會如能詳細檢討南斯拉夫代表團所提異議，必定可以增強理事會本身以及聯合國之威信。

迄今除澳大利亞代表外，其他已在理事會發表意見之代表均未表示擬詳細檢討南斯拉夫代表團所提論點之傾向，茲事至足惋惜。

憲章第二十五條特別規定聯合國會員國接受並履行安全理事會之決議，固屬真實無誤。然而最普遍之現象卻為：過半數以上之理事國引用憲章第二十五條時，恆未引用第二十五條之

¹ 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補編第十一號附件三十。

² 同上，補編第四十號。

³ 同上，補編第四十一號。

末尾一語，而吾人發見此次意見分歧之主要原因即在此語。第二十五條規定：“聯合國會員國同意依憲章之規定接受並履行安全理事會之決議。”

此次爭執之要點即在“依憲章之規定”等字樣之適用。南斯拉夫代表團誓遵憲章之規定，深知其義務所在，聲明該代表團擬依本組織憲章之規定接受並履行安全理事會之決議。吾人業已於安全理事會會議時明白聲明此節。

各種法律程序中皆設有法定救濟辦法之制度。援引適用規章條例者雖用意良善，審慎將事，然而違反規章條例之事件仍常常發生，其原因不一而足。職是之故，故有覆審程序之規定。安全理事會之結構原不容向任何其他當局提出上訴之可能。然此並不防止安全理事會調查聯合國任何會員國所提出之善意抗議，亦不免除安全理事會調查任何理事國所提異議之義務。蓋此等會員國聲稱理事會因其所作某項決議違背聯合國憲章，並就此節提出論據。

南斯拉夫代表團以往深信——即此刻亦仍舊相信——就此項破壞憲章規定之行爲促請理事會注意，非僅係該代表團之權利及責任，並且對於增強此受託擔承維持世界和平職責之最高國際組織之威信亦有絕大之貢獻。

或有人提出異議，謂迄今尙無先例，因此不容就理事會決議之重要性創立先例。此說既不能證明其是，又不足以證明其非。在另一方面，即最膚淺之印象以爲理事會之決議不符合憲章之意義亦非常危險。吾人僉信聯合國憲章爲國際友好關係之保障。安全理事會之首要任務在保障此新興國際制度之共同責任，並保證其最高機構之決議確係合法。

南斯拉夫代表團認爲第一次違反憲章之事發生於安全理事會賦予調查團權力，授權該調查團組織輔助分團之時。

本人不見在安全理事會發表意見之各理事中曾有一人對南斯拉夫提出之此項非常重要之異議試加解釋。然而此事乃吾人極欲闡明之問題。

有人抨擊南斯拉夫政府，謂我國政府不遵守依據憲章第二十五條之規定對南斯拉夫有拘束力之決議。然而第二十五條僅稱安全理事會之決議對聯合國會員國有拘束力。第二十五條並不強令聯合國會員國接受並履行任何其他

團體之決議。此不僅用語問題而已，且爲實體問題。

安全理事會組織特異，有其特定之表決方式與其特殊議事規則，以保證權益或將因理事會決議而遭受損害之各利害關係國得參與理事會之工作，但無表決權。職是之故，復因此種保障原爲各國意料所及，故理事會決議實具重大國際意義。是以倘將安全理事會之權力授與其他機構，非特逾越憲章規定範圍外，抑且有悖憲章意義。如因某會員國不奉行非主管機關之決議，不承認其決議爲必須遵行，因而不接受，（該主管機關雖就某特定案件將其權限授與非主管機關，惟該主管機關事前並未經授權如此行事）遂謂該會員國不遵行主管機關之決議，則其論斷顯屬錯誤。

吾人不能強謂調查團之決議即爲理事會之決議。是以吾人不能援引憲章第二十五條之規定，強謂調查團之決議爲有拘束力，亦不能強謂此種調查團具有強迫聯合國會員國執行其決議之權力。

如謂調查團可以憲章第二十九條所稱理事會輔助機構之資格處理事務，而不必計議憲章第三十一條給予聯合國會員國之保障——換言之，即謂安全理事會之輔助機構不必商諸非安全理事會理事國而有特殊利害關係之會員國——則此說顯有悖聯合國憲章之意義。此種程序不合憲章之規定，勢將引起嚴重後果。

吾人試思之。第一，理事會如將職權授與其他機構，則任何依憲章第三十一條之規定授與非安全理事會理事國之聯合國會員國之各種保證，在可以適用第三十一條之場合中，實形同虛設。理事會儘可決定設立輔助團體，而由此等輔助分團作實際之決議。如是則憲章第三十一條所規定之保證，於每次設立輔助分團時，無形中縮減爲關係國家僅能參合理事會討論，而於此等輔助分團舉行審議時則不得參與之保證。吾人倘於此項論調之外，再行採納理事會某數理事國之主張，謂依照第二十五條之規定，此等輔助分團具有充分權力，則吾人所得結論必爲：利害關係國不得參與關於實體問題之決議；換言之，第三十一條所規定非安全理事會理事國之聯合國會員國得參加討論之保證，將因此受損，變成：祇許參與審議程序問題。

吾人不能了解某理事國之解釋，其言曰：即

使調查團所作決議與各該國家有涉亦不必徵求各該有關國家代表意見。此種解釋係以按照字面翻譯“聯絡員”為根基。澳大利亞代表堅謂聯絡機關不能實際代表其國家，僅為將其國家之意旨傳達調查團，並將調查團之決議報告其所代表之國家之工具。此際不必贅言從長討論，以證明調查團之責任在與聯絡員磋商，調查團未與各該聯絡員磋商，不能擅行決議。

此項問題已由理事會自行解決。理事會表決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時，安全理事會主席 Mr. Johnson 曾宣稱，“如是則決議案應規定邀請希臘及其他各國政府各派代表一人¹，以諮議資格參加討論”。

非祇此而已也。南斯拉夫代表 Mr. Kosanovic 當時詢問主席：“聯絡員是否有權出入任何國家抑僅得駐留其所代表之各該國家”。主席就此項問題答稱：“依本席之了解，各該聯絡員應隨時與調查團偕行”²。

此外尚需其他解釋乎？主席所言豈非此項前經交付表決之決議案案文之準確解釋乎？此係調查團就地工作時所習用之解釋，當時作此種解釋並非因為調查團寬大為懷，而係因此種解釋原屬正確。倘吾人接受與此相反而為理事會某數理事所堅持之意見，益以前此所稱關於設立輔助機關以便作實體決議之意見，則其結果將為何如？其結果為：派遣代表出席輔助機關之國家可剝奪利害關係國家提出論據協助作實體決議之機會；或理事會不解決實體問題，而將解決此種問題之權力授與調查團。而調查團又將蔑視聯絡員之存在，視彼等為傳達員。是不啻謂調查團可以不商諸有關國家，逕行決議，此與憲章第三十一條之意義有悖。

澳大利亞代表所提解釋，剝奪任何有關弱小國家受諸憲章之權力。本人必須聲稱：向以弱小國家保護人自居，恆倡議弱小國家應在安全理事會以及聯合國一般機構享有同等權利之澳大利亞代表團此次竟放棄其主張。今日發生此項具體案件，牽涉及南斯拉夫與另外兩個弱小民主國家之權利時，澳大利亞代表團改變其對於弱小國家之態度。

根據吾人所述各節，顯見憲章適用之解釋

¹ 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一年第二輯第二十八號，英文本第六九三頁。

² 同上，英文本第六九四頁。

乃爭端之所由起。南斯拉夫出席調查團代表所抗議者，不僅為輔助分團負調查事實之職務，以及南斯拉夫參加該項工作之問題而已——雖然吾人認為不必再就此項決議多事拖延，使各種邊界事件之調查無已時，蓋吾人固熟知誰為希臘紛亂情形之罪魁禍首——吾人在日內瓦向調查團所提之抗議，以及此際向理事會提出之抗議為：（倘容本人再言之）第一，授與權力一事，憲章與議事規則中均未規定；第二，在日內瓦討論及通過輔助分團之任務規定時，未與南斯拉夫代表磋商。

四月十八日決議案提出討論時，吾人曾表示吾人反對該項決議案之立場。倘該項決議案意義含糊，吾人不能負責。倘若理事會就該決議案加以解釋通過新決議，敘明爭執之點，則其所為決議既係出自主管機關，又不逾越憲章範圍。如理事會為此等決議則可使聯合國會員國不必恐懼安全理事會之決議被其他團體濫行解釋。

吾人認為：允許國際團體在一國境內任便調查，係屬非常嚴重之步驟，必須由一最高、最能負責之機關謹慎將事，並就程序方面予以全部保證。

“復次，調查團臆測巴爾幹局勢之發展，未行聆取直接關係國家之意見，擅將其專為一事而授與以研究特定情勢之非常權力，澈底變為輔助機關之永久權力。”¹此言也，乃引自南斯拉夫代表於第一三四次會議時所發表之演詞。

請再容本人重述我國代表 Mr. Kosanovic 於五月十六日會議中所作陳述。

“憲章第三十一條保證非安全理事會理事國之各會員國，在安全理事會討論任何問題，經其認為決議之結果將對該國之利益有特殊關係時，得參加討論，但無表決權。因有該條之規定，各會員國之主權獲保證，不受侵害，蓋依據憲章第二條第一款之規定，主權乃本組織成為契約性質之基本原則也。”¹

設若安全理事會本南斯拉夫提具建議之自然熱誠精神，接受南斯拉夫各項建議，亦具有促使南斯拉夫提出建議之願望，以保護安全理事會及聯合國之威信，則吾人深信增強本組織之努力必大著成效，而所有關於違反憲章之抗議，亦將消滅於無形。南斯拉夫對於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所設立之調查團，竭誠合作，不遺餘力，

¹ 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四十號。

理事會對此自不宜忽視。此種合作精神理應經認為南斯拉夫將小心忠誠遵照所有根據憲章而作之決議之保證。

Mr. DE LA TOURNELLE (法蘭西)：法國代表團參加起草安全理事會四月十八日通過之決議案，該決議案稱：“……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六日理事會決議設立之調查團應於有關地帶留駐一輔助分團……俾繼續完成調查團依照任務規定委交該分團之職務……”。

故吾人所有者乃一明正確實之決議案，絕無意義不明之處。依照安全理事會所訂任務規定，調查團必須組織一輔助分團。倘對調查團此項決議表示異議，不啻直接反抗安全理事會。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九日調查團草擬致輔助分團之訓示，措詞亦極明白確定。本人不能承認南斯拉夫代表所言，安全理事會此種決議與憲章之規定有悖。

本人不認為蘇聯所提決議案草案，可以證明調查團所發訓示須予修正。事實上調查團依照安全理事會之意旨行事，並未逾越其權限範圍。

關於輔助分團總辦事處所在地問題——此項問題前經提出討論——本人認為調查團有完全自由權選擇任何經其認為合適之地點，不論其所選擇者為撒羅尼加(Salonika)、雅典、拉里薩(Larissa)、抑為任何其他城市，此乃調查團職權範圍內之問題。

關於輔助分團存續期間問題，該分團不能於調查團解散後仍行存在。此固顯而易見，蓋輔助分團係由調查團依照其任務規定而設立之團體，因此輔助分團之權力與調查團之權力同時消滅。調查團所發訓示並無輔助分團於調查團解散後仍得繼續存在之意。故本人認為任何關於此項問題之評述均屬贅論。調查團解散後，安全理事會或將視需要所在，設立其他諮議團體。

最後，法國代表團深信與聯合國其他會員國同受憲章第二十五條約束之南斯拉夫以及我國代表團希望不久即將成為聯合國會員國之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均能認真遵行安全理事會所有決議。

Mr. KATZ-SUCHY (波蘭)：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經過長時間之討論乃以九贊成票通過設立調查團所屬輔助分團之決議案，棄權者二。波蘭代表團於討論決議案時，不認為有設立此

等團體之必要，故放棄表決權。

惟吾人固以此項決議案為有效，能夠成立，並且吾人認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全體會員國以及已同意接受理事會決議及其職權之關係國家（或為聯合國會員國，或非係聯合國會員國）均應遵從此項決議，此固其責任所在。我國政府已經委派代表參加輔助分團，表示遵從理事會之決議。

吾人參加今日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所提決議案草案之討論，並非意圖否認理事會以前通過之決議案，吾人亦無意更改廢棄該項決議案，或削減其力量。吾人認為此種討論以及蘇維埃提案本身價值非常重大，波蘭代表團之意，吾人此際之工作，厥為實施四月十八日決議案之實際辦法。

吾人或宜追憶吾人當時如何獲致設立輔助分團之決議。吾人之為是項決議係在美利堅合眾國代表 Mr. Austin 發表陳述以後。當時外間雖有種種謠傳，惟 Mr. Austin 仍親至本理事會，綜述美國援助希臘計劃¹。Mr. Austin 之演詞殊少涉及所謂邊境事件或希臘北鄰給與希臘之威脅。彼之陳述泰半涉及希臘人民之貧乏情形，希臘內部困難以及勢如燎原之希臘內戰。Mr. Austin 名此種狀況為“希臘之崩潰”。

雖吾人討論此項問題極為詳盡，波蘭代表團復屢次對經濟援助希臘計劃表示同情贊助，惟吾人仍以為理事會操之過急，欲於匆促之間遽行決議，以結束此項問題。

我國代表團接受美國所提決議案，按美國決議案規定設立一輔助分團，作為援助希臘計劃不得不為聯合國所悉即予實施之一種保證。此即吾人未投票反對輔助分團之理由。當時如對擬具任務規定事多加注意，則今日便可不必發生此種討論，且吾人於討論調查團報告時亦有充分機會覆審整個問題。然而事實上決議案尚欠明確，遂致發生某種誤會，吾人今日所以必須討論此項問題之故蓋即在此。

調查團之任務規定並非過分模糊。該項任務規定經審慎研討後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擬就，明定調查團之職務所在。依照上述決議案，調查團之任務在“調查關於所稱邊境暴動之事實……”。本人相信此項規定已明定調查團之任務。某項不法侵入邊境事件已由希臘代

¹ 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三十號。

表報告安全理事會，爲調查此項越界事件起見，乃設立調查團。惟吾人發現調查團對輔助團體頒發訓示時竟將較諸調查團本身所有更形廣泛之權力授與該輔助分團。

前者有人於本理事會聲稱：授與他人之權力，不能較其本身所有之權力更爲廣大。調查團之任務規定是否使調查團有調查所有越界及邊境事件之權力。波蘭代表團雖極願調查團有最廣泛之任務規定，然必須於決議案中陳明。此際吾人除由報端獲得某項流言——恆爲足以使人憤嫉之謠言——以外，尙不悉調查之結果爲何。根據此種流言，吾人聞悉調查團將提具一個以上之報告書，某方面且對調查團團員四人橫施壓力，意欲使彼等與其中團員數人聯合一致行動。

吾人不知其結果爲如何，急欲知其究竟。據吾人所知，巴爾幹紛擾之主因——內戰——雖方興未艾，惟並未發生新事件。倘發生新事件，吾人自當同意將各該新事件送由輔助分團調查，惟吾人以爲安全理事會所屬機關無權處理未經呈報安全理事會之事件，以及安全理事會所未據有之案件。

本人不知安全理事會理事中是否有人對於廣義解釋調查團之任務規定非常滿意。不久以前，理事會討論調查團出而干涉，阻止希臘政府將希臘民主黨員數人處死刑¹一事，此事無疑係業經調查團調查之事件，然就本人記憶所及，澳大利亞代表當時固不願將此種干涉工作列爲調查團職務之一。

本理事會是否同意謂輔助分團應調查數百政治犯遭戮之事件，或阿爾巴尼亞傀儡逃入希臘境內，武裝起來又回至阿爾巴尼亞境內與阿爾巴尼亞政府作戰之案件。

余再言之，吾人一意準備投票贊成此種任務規定，然應先行草擬並付表決。此際吾人所有者乃十二月十九日所表決之任務規定。此項任務規定指定由調查團調查某項業經希臘政府呈報本理事會之案件。

波蘭代表團認爲輔助分團不能逾越十二月十九日所通過之任務規定範圍外。因此本人相信：倘理事會決議謂輔助分團僅能依照調查團之訓示從事調查——調查業經呈報安全理事會之事實——必能使吾人處理此案件獲得更大之

成就，本人且敢言吾人必可獲得全體一致之意見。

關於輔助分團辦事處所在地問題，本人必須再度促請諸君注意任務規定所稱，按此項規定稱調查團“有權於希臘北部，以及希臘其他各地，阿爾巴尼亞 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從事調查……”。故彼等應不僅在北部邊境調查，並應在希臘任何地區，例如此刻正發生軍事行動之伯羅奔尼撒 (Peloponnesus)，從事調查。

本人不認爲彼等能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從事調查。茲引澳大利亞代表於以前安全理事會會議時所作陳述，以實吾言。彼謂：“雅典與薩羅尼加 (Salonika) 間交通不便，既無鐵路交通，飛機又無定期班次，海行則需時數日”¹。

薩羅尼加與京城雅典間之交通既極形不便，則吾人不難想見薩羅尼加與希臘其他各地之交通情形爲如何。諸君敢信安全理事會所屬機關設於此與世界其他各地隔絕之地方，其工作果能大著成效乎？

此外尙有應予考慮之點，即輔助分團之安全問題。一方面雅典有外國使館，遇有需要保護或須與本國政府互通消息時，可以借助使館，輔助分團在薩羅尼加則完全受地方當局操縱，而該地方當局聲譽欠佳。以故吾人贊成輔助分團辦事處設雅典。

關於輔助分團權限終止之問題，無須再繼續討論。輔助分團由調查團獲得權力，其存續期間不得逾越調查團本身，此不言而喻。各代表幾全體贊成此節。美國、法國以及其他數國代表均已言之。本人不以爲須就此項問題再事討論。

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三國代表向調查團所作某項陳述，不幸被報界解釋錯誤，以致以前討論並非開誠佈公。本人聲稱：本人聆巴爾幹四國代表之陳述，並未發見各該代表所言有任何違背其依照聯合國憲章所負責任之點。

吾人請各該國派遣聯絡員。各該國可以接受吾人之請，亦可拒絕吾人之請。然各國均未拒絕接受安全理事會之決議，吾人不明何以於討論之現階段中提出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違背憲章規定之法律或準法律論點。

本人願再向諸位提出保證，吾人投票贊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之決議案，僅爲一

¹ 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十號。

¹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四十號。

種願望所激發，即吾人希望巴爾幹問題能及早解決，俾慘罹戰禍之巴爾幹諸國重睹和平，有復興之可能。吾人深知其艱苦情形。我國亦備受戰禍，吾人深感與此巴爾幹四國（希臘、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情形一致，吾人同屬歐

洲國家，俱罹戰禍，又同為聯合國會員國。

吾人其忘權力政治，顧念巴爾幹庶民，使此憂患諸邦重享和平。

主席 會議暫停，延至午後三時重開。

午後一時二十分散會。

第一百三十七次會議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四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Mr. A. LÓPEZ（哥倫比亞）。

出席：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中國、哥倫比亞、法國、波蘭、敘利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一五七．繼續討論希臘問題

阿爾巴尼亞代表 Mr. Kahreman Ylli，保加利亞代表 Mr. Athanassov，希臘代表 Mr. Dendramis，南斯拉夫代表 Mr. Krasovec 循主席請，分別就理事議會。

主席：茲請敘利亞代表發言。

Mr. EL-KHOURI（敘利亞）：安全理事會設立調查團時，規定四種要件：第一，調查團人數為十一人；第二，安全理事會十一理事國應各派代表一人充任調查團團員；第三，調查團之權力範圍，以任務規定定之；第四，應規定調查團執行職務之地域範圍。

安全理事會未明定希臘邊境事件調查團執行其職務之期限。理事會未規定調查團工作期限為一月、兩月或三個月。依照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¹，調查團得續行調查，並完成其職責，直至擬就報告書，呈由安全理事會審查，由理事會通過另一決議案，決定調查團業已完成其任務，應予解散，或請調查團就其報告書中之某項缺點謀求補救，或請調查團依照原定或改訂之任務規定，於一定期限內繼續工作時為止。

本人認為：依照憲章，理事會應採取經其認為恰當合適之任何方法，負責保證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因此安全理事會執行此項責任時，其權力無限。

倘非因調查團離開或撤離巴爾幹地帶往日內瓦草擬報告書，自無設立輔助分團之必要，蓋調查團一日留在希臘，自能繼續完成其任務。今其任務尚未完成，調查團必須一如往日繼續其工作。然調查團既已撤至日內瓦，乃有於巴爾幹設置調查團代表機關之必要。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安全理事會決議：設立輔助分團，著其駐巴爾幹，代表調查團繼續執行職務¹。

本人認為調查團無須為輔助分團另訂任務規定，或權力範圍。雖云出席輔助分團代表之名稱與出席調查團者不同，惟輔助分團之組成分子悉與調查團同。安全理事會十一個理事國均有代表出席輔助分團；調查團團員或往日內瓦或來至此間，情形均不至有所改變。

安全理事會第一決議案——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並未規定各國應出代表人數。該決議案僅規定安全理事會十一個理事國均應派代表參加調查團；今各該國亦有代表出席輔助分團。

安全理事會並未訓令調查團改變輔助分團之權力，亦未著其就輔助分團之任務規定重新釐訂，然理事會固授權調查團於必要時訓示輔助團體。實際上調查團曾為輔助分團擬就某項訓令，此項訓令現陳吾人案上，本人認為此與原先賦予調查團本身之任務規定不同。例如調查團限定輔助分團總辦事處設薩羅尼加（Salonika），而調查團本身則不一定必須將其總辦事處設在薩羅尼加（Salonika）或任何其他地點。調查團得自己選擇任何地點，設立總辦事處，並得任意巡視各地。此項權力亦應給予輔助分團，以示無彼此之分。

此種任務規定上之區別乃吾人今日會議以及以前各次會議爭辯之所由起。倘若調查團未

¹ 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第二十八號，第八十七次會議，英文本第七〇〇至七〇一頁。

¹ 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三十七號。